

羅爾綱編著

藕耕

太平天國史叢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八月初版

太平天國史叢考

全一冊 正中編 定價國幣三元三角

(外埠酌加運費圖章)

發	印	發	編
行	刷	行	著
所	所	人	者
正	正	吳	羅
中	中	秉	雨
宣	宣	當	綱
局	局		

(1815)

(1.65) 渝・本

2/1-0.18

徐鑑美說

吳 瞻先生序

在北平住久了，覺得什麼都很合式，只要這地方還能保持牠的歷史上的光榮的時候，真捨不得離開。可是，有時候也似乎感到有些缺憾，這地方沒有竹子。

竹子的好處可愛處如王子猷所說的「一日不可無此君」的風致且不說，單就那嫩筍的美味說，也就夠令人懷念了。筍的可愛處又不只是其滋味，單就那剝筍時，去了一層又一層的筍籜，愈剝得多，筍便愈小，到了剝得無可再剝，只剩下一小握光潤潔白的筍心時，不由得起了一種快感，喘一口氣，表示滿足。在竹林中採筍和剝筍，是兒時最感覺興味的工作。雖然隔了十幾年，已經到了每禮拜天非刮鬍子不可的時候了，可是有時還不免「發懷古之幽情」，念念不忘江南的竹子。

近幾年來，又時時領略到這種闊別已久的情緒了。在我的朋友羅爾綱兄每一篇文章寫成後和出版後，我總是他的第一個讀者。每次讀後，便不禁回想到童年時喜愛剝筍的興趣和剝筍時的心情。

爾綱在友朋中是最忠厚篤實的一個，可是在著作上所表現的卻是一個不安分的打破砂鍋問到底的人。他不肯輕信，也不肯武斷地否認一切記載的可靠性。他善於懷疑，可是絕不肯任主觀以吹求。在

研究過程中所遇到的每一問題或史實，他都不肯輕易地放過。他先要追求這問題在歷史上的地位，已否解決，如已解決，他們的證據是否可信，如未解決，癥結何在？接着他用全力考證這問題，恰像剝筍似地一層一層地剝去這問題所堆附的外障，窮根究底，一直剝到筍心纔肯甘休。再接着，他還不肯以問題本身的解決為滿足，他還要問為什麼這史實成問題，為什麼這史實為許多外障所蔽而成問題。把這一切都解決以後，纔肯放心地在他的太平天國史中敘述這一件新發見的舊問題所包含的真相，或者是舊史料所發見的新問題，和舊史實的新估價，給他在歷史中以一個恰好的位置。

剝筍時第一要顧到筍心的完整，同時對於筍籜也應相當注意，脾氣壞或者性子急的人是不能好好地做這工作的。一大羣的小孩子在旁邊，等着剝下的筍籜，中間挖幾個孔作鬼臉兒玩。因之，在剝的時候，一定要細心地，循着筍籜的生長的螺旋性，一層層剝下來，纔能保得籜和心的雙方完整。在太平天國的史料中，一部分是出於官方，清廷和湘淮軍的文士，一部分則是太平天國本身的文獻及其同情者的記載。入主出奴，雙方都有可信的和故意裝做或掩飾的不可信部分。究竟那一部分是真史實，那一部分是假史實？又如何真假史實所包圍的一團中，審慎地剝出真史實？所剝下的假史實雖然都是廢物，可是要知道牠如何生長，如何包圍，和真史實的距離及關係，也是不能不好好地給牠處理一

下的。爾綱雖然不慣於採筍，可是他的歷史訓練，他的謹慎的，不苟且的，忍耐的精神，卻最適合於做這歷史上的採筍工作。

採筍雖然有趣，採筍時更有趣。在漫天的綠蔭之下，踏着亂草，東張西望的在找嫩筍。偶然得到一棵鮮嫩的便高興得了不得。可是這裏邊也有一個尺寸，大約高在五寸以內的多半是新筍，嫩嫩的挺好吃。高出五寸外的便只有筍尖可吃，再高的已成竹，只中看不中吃了。這是採筍的祕訣，不產竹子的北方的孩子是不能理會的。爾綱在研鑒太平天國歷史的過程中，也發見了一柄最好的史尺。他用這尺子來鑒別史料的真偽和傳說，記載之可靠性，百無一失。原來太平天國是一個宗教的政治組織，從初起到亡國都始終在嚴格的宗教規條之下活動着。根據他們的宗教思想和戒律建設起政府、社會、典章、文物制度，而成功一個宗教王國。以此，太平天國的宗教思想和戒律便是研究太平天國史的史尺，太平天國的活動是不許和他們的宗教規條衝突的。以此用這尺子去測量，一切記載和傳說凡是和這尺寸不合的，絕對不會可靠。例如太平天國尊奉「天父上主皇上帝」，天德王的稱號是與天齊德的意義，是觸犯太平天國信條的，因此，可知天德王之爲僞託。又如太平天國在習俗上和文字上都有若干忌諱和特殊的稱謂儀式，凡是抵觸這些特殊情形或相反的，至少可知這傳說或著作的作者不明白太

平天国的情形，他的記載的可靠性由此可知。作者用這準確的尺子測知了官書和私家記載的捏造偽託部分，同時也用這尺子校量太平文獻的真實性。這是最科學的最合理的考證法。

我只會剝筭，到現在也還想領略那不可再得的兒時情緒。恰巧爾綱最能用剝筭的方法來研究歷史，他的方法和態度最合我的興趣，因此我最喜歡他的文章。爾綱也因為我最能用剝筭的情緒來讀他的文章，以爲我深知他的工作甘苦的經過，要我給他在這本五年來的考證文章的結集前寫一小序。論我對作者的敬佩和友誼，尤其是在我是他的每篇文章的第一讀者的關係上，自然不應推辭。可是，我病了已經五十天，醫生不允我作研究工作，因此，只能在病榻上把我的所時常懷念着的兒時情緒和對於作者所知道的幾點比附臆及。若云序文，則吾豈敢。

吳 翰 平西萬壽康醫院 二十五年五月八日

自序

這部太平天国史叢考分爲三輯，第一輯三篇可說是史案考，乃是對那幾個在太平天国史蹟裏成爲懸案的史案的考證。第二輯六篇，可說是史實考，乃是對太平天国史蹟裏的幾個史實的考述。第三輯九篇，可說是史料考，乃是對那幾部太平天国史料的集子或零篇的史料的考訂。這部集子裏，都是關於太平天国史的考證文章，曾經陸續發表在北京大學國學季刊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季刊益世報史學雙周刊中央日報史學周刊大公報圖書副刊上，現在收集起來，成爲這個集子，因叫做太平天国史叢考。本來，著者幾年來所作關於這方面的考證文章，並不祇這幾篇，此外的若干篇，因爲著者覺得將來須要重寫，所以都刪去了。這裏所保存的幾篇，都是著者自己認爲值得保留的，以爲就是一篇小小的題跋，對於將來著述太平天国史的史家也有多少的幫助。其中洪大泉考一文，更是著者用盡心力來寫成的考證，吾友吳辰伯兄許爲必傳之作。全書中惟有朱九濤考一篇，因爲史料所限，無論怎樣改作，至今還不能使自己滿意，本打算把它也刪去的。後來再想，朱九濤這個人在太平天国起源史上所占的地位太重要了。從來太平天國的著述，可以說是一致的承認他是洪秀全的上帝會的創始者，太平天国革命的淵源是從他作始的。這是一個大錯。著者在這篇考證裏，分明的考出朱九濤的幾件重要的事蹟。將來的史家可以根據我這篇考證說：「朱九濤這人是有的。但他乃是天地會裏叫做『老萬山』的那一個山堂的大首領，在洪秀全永安建國的時候，他還在號令他的羣衆，與洪秀全並起逐鹿，孰可知洪秀全的上帝會決不是朱九濤所創立。至於上帝會雖然有淵源爲天地會的踪跡，但洪秀全是否

曾先入天地會而後創立上帝會，並無明文可據，而且，即使洪秀全果曾入天地會，而天地會中的山堂並不只『老萬山』一個，也不能說洪秀全就曾在朱九濤的集團中，故朱洪關係說也無從證明的了。」著者覺得這篇考證已經可以改正了歷代記載的大錯誤，所以經了幾度的躊躇，終歸把它也收在此集裏面。

在歷史的工作上，要做考證的工夫，必須有相當的訓練。著者愚魯，雖然從小就愛好歷史，但從來卻與考證學無緣，記得在大學時代的課程中，最使我害怕的是談考證的功課。到了十九年的夏天，我出了大學，蒙胡適之師的好意叫我到他家裏去。那時候的工作，是替適之師編他的尊人鈍夫先生遺集。老前輩珍惜物力，和我們現代人浪費紙張的習慣不同，在一張紙上，寫上蠅頭的小字，有時寫了紙面，又寫背面，而且，都是底稿，往往有改動的地方。這件工作，如果稍一粗心，便不免有大錯大誤，稍一厭倦，便幹不下去。我從這一年的夏天起，直到第二年的春夏初止，纔把這部大著作的原稿鈔完。這件工作，是我的考證學的初步訓練，它教我「細心」，教我「忍耐」，教我「不苟且」。到了二十年的夏天，適之師預備做醒世姻緣傳的考證，他要證明醒世姻緣傳的著者爲蒲松齡，叫我把三種聊齋遺集的本子——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本淄川馬立勛先生藏本上海中華圖書館石印本——先列一個「三種目錄對照表」，然後根據這個對照表把石印本作僞那部分除外，來重新編一部聊齋全集。這件工作，不但是一個個字的鈔寫，並且因爲有了三種本子，便須加以互相參校的工夫。例如以清華本做底本鈔寫的，同時並須把馬氏本及石印本不同的地方，逐字逐句的註在上面。這樣，又教了考證會了校勘的工作。這件工作，是我的考證學的第二步訓練。我經了這兩步訓練，纔漸漸的學得了

考證的眼光和態度。

就在這一年的中秋時候，我爲了嗣母生病，回到故鄉去。我的故鄉在廣西貴縣。那兒，在清代屬潯州府所轄，是大平天国革命運動的一個發源地。在我家的樓上向北望去，在那對面的四季長青的平天山中，便是當年滿雲山向礦工宣傳的所在。在平天山的背後，白雲深處，便是太平名將石達開的家鄉。再向東望去，在那遠遠的雲樹渺茫的平原上，便是桂平貴縣兩縣交界的白沙墟，這是當年與金田同時發難的地方，貴縣礦工隊兩次出發的集中地。在那年的秋天，我朝夕起居在那個樓上，每當秋風愁人的日子，不覺斐然時起懷古的情緒。有一天，那是一個偶然的機緣，在我的父親的書房裏，找出了一本殘破的光緒貴縣志。在那部書上，我讀到一篇張嘉祥傳。這篇傳記，把那個流氓英雄從鹹貨店的小伙計以至殺人放火招安從征止很扼要的記載出來，我讀了，立刻想起薛福成那篇張忠武公逸事原來和事實距離得這麼遠！以爲文士之書，裝飾成文，大抵不可以盡信，因而引起我對太平天国時代的記載的懷疑。不久，貴縣成立了修志局，我在修志局裏得徧讀廣西各縣的方志，並得見到許多採訪冊。那些方志，都修自咸同以後，其中記載洪楊之役的事蹟不少，又增加我對太平天国史的研究的興趣。於是爲了自己的偶然的興會，與我的國香哥的鼓勵，我就開始從方志上收集洪楊史料，同時參以官書私乘，用了三年工夫，寫成了一部太平天国廣西起事史。

到了二十三年的初春，我蒙適之師的好意，再讓我到北平來。這一次到了師家，適之師什麼工都不給我做，只叫我安心去讀我要讀的書，寫我要寫的文章。在其間，我多讀了幾本太平天国的史料，覺得我從前在廣西寫的文章材料太少了，並且太平天国史上的問題太多，如果不先從考證上做工

夫，就貿貿然寫出來的東西，便無異於在沙灘上建築的房子那樣的空虛。因此，我便決定我的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工作，須要從頭做起，先從考證上入手。在適之師家時，我初學寫幾篇考證文章，其中朱九思考黃曉考兩文，都蒙適之師給我看過，尤其是寫黃曉考的時候，給我訪求王韜的書籍，替我寫信去請教蘇州的老前輩，教我怎樣去寫考證文章，並且指出我的謬誤，還來幫我修改。適之師給我這麼深厚的教養的恩惠，我一生是感激不盡的！這是我做研究生活中最幸福的一個時代。

我是有了家室的人，我的命運豈我不能在一個無憂無慮的安靜環境裏過我的研究生活。去年一月，妻兒來了北平，我不得不離開師家到社會上去混飯吃！一個體質薄弱的人，白天的光陰，完全虛擲在職業上，研究的時光，只得留在晚上。加以月薪所得，不足維持生活，在兒女哭吵聲中，在貧病交加之際遇裏，我對於我的研究不免有所徘徊，有所惆悵，在這時候，我的好友吳辰伯兄常常到我的寂寞的家來鼓勵我，指示我，幫助我，使我幾年來的努力不致付諸東流，還有勇氣向前邁進，辰伯兄給我的友誼的幫助，也教我終生銘感不了！

在這部小小的書裏，著者很慚愧不敢說得到了什麼收穫，只是其中保存有著者的師恩與友誼，著者自己十分珍惜，所以敢鄭重的獻給讀者。敬乞讀者不吝指教！

羅爾綱自序於北平 二十五年五月一日夜

目次

吳一 哈先生序……

自序……

第一輯

朱九濤考……

洪大泉考……

黃曉考……

第二輯

亨丁頓論客人與太平天国事考釋……

張嘉祥與洪一秀全關係說考謬……

楊秀清家世傳說的由來……

太平天国初期田畝制度實施問題……

太平天国的「聖庫」制度及「諸匠營」與「典官」制度……

「太平天国歷法考訂」補訂……

第三輯

蕭盛遠著「粵匪紀略」之發現……

……

……

……

……

太平天国貨幣所見錄	……	一三七
「太平天国起義記」小考	……	一四三
故宮「太平天国文書」原摺及上諭考	……	一五〇
讀「太平天国詔諭」	……	一五八
石達開曾祖母墓碑跋	……	一六五
李秀成諭子姪書跋	……	一六九
永安砲台記跋	……	一七四
向榮奏疏中之太平天国史料	……	一七七

第一輯

朱九濤考

一 傳說上的朱九濤

世傳朱九濤倡上帝會，洪秀全、馮雲山師之，秀全因以其教起事。這個傳說，最早見於同治四年（一八六五）湖廣總督官文監修的平定粵匪紀略中。此書在欽太平天国起事根由時記道：

先是廣東有奸民朱九濤倡上帝會邪教，亦名三點會，秀全及同邑之馮雲山師之，旋以秀全爲教主（註一）。

但在同書敘述太平天国宗教中，卻有不同的記載說道：

嘉慶初，白蓮教起。……洪逆倡亂於道光三十年，粵東狗頭山朱九濤始亦踵襲前匪，而狡飾尤出人意表，初造邪說，則云鑄鐵香爐成，可駕以航海。秀全既師事九濤，陰結黨羽，久知其教不足大惑衆而行其志，乃至廣西桂平縣與其妹婿蕭朝貴之比鄰楊秀清相結識，又得廣東花縣人馮雲山，倡立上帝會，自爲教主（註二）。

紀略在這兩處記載雖略有不同，但卻有一個共同之點，就是兩處都說洪秀全曾師事朱九濤，而以太平天国的根源從朱九濤作始。

這一個傳說，我們是應該注意的。因爲平定粵匪紀略的編纂地域在兩湖，觀兩湖道光以來與桂

兩者就被稱為會黨的總據地（註三）。而且，紀略成書於太平天國覆亡後一年，上距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洪秀全入廣西宣傳之年不過二十一年，所以我們不能拔釵這個傳說是憑空杜撰出來的。然而一個傳說流傳了二十年，真實的史跡中免不了夾有附加的或訛傳的成分上去了，已經形成了一個真偽難辨的傳說了。例如既說上帝會為朱九濤所創，又說朱九濤的上帝會也就叫做三點會，再則說朱九濤襲白蓮教故智以惑人。我們知道，白蓮教、三點會（即天地會）、上帝會乃是中國近代三個源流不同的秘密結社，紀略編者乃混為一談，這便是一個顯而易見的以訛傳訛的謬誤。

關於朱九濤問題，以前撰述太平天國史的人都根據平定粵匪紀略大書特書，不曾有人提出異議。至今治史貴持懷疑態度，學者對此真偽難辨的傳說始起懷疑，甚至對朱九濤有無其人亦在疑問之中。此種治史態度，我們自然是贊同的。不過，對這個傳說必須考明有無真實的部份，其偽說的部份在那裏，其偽說的根源又在那裏，如此一一考明，然後對舊案方可說得到考定。紀略所載，朱九濤是一個秘密結社中人，所以我們要考證朱九濤必須要苦心搜輯有關他本身的史料，同時須對中國近代秘密結社有廣博深滿的研究，方能鉤釋其史料，以排難解惑。本文考證的本旨，便是對上述的看法加以探索。

二 考證朱九濤事蹟的史料

平定粵匪紀略所記朱九濤事蹟只可說是一種傳說，是不足據以考朱九濤的。而那些成於紀略之後的著作，如光緒澤府志王定安湘軍記馮公太平天國戰史等書，雖都有關於朱九濤的記載，但很顯然

的這般詳實的記載，證據自昭昭，故也都不難用來做我們考證的材料。

今日考證朱九濤事蹟，有四篇重要的史料。第一篇是咸豐元年（一八五一）九月初三日湖廣總督程喬采的奏報捕獲匪目摺，這篇史料是記載破獲朱九濤機關的經過。第二篇是同年十月初五日欽差大臣賽尚阿廣西巡撫鄒鳴鶴的奏報，第三篇是同年十月二十六日兩廣總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的奏報，這兩篇史料是前方欽差大臣及疆臣遵旨訪緝朱九濤下落的奏報。第四篇是咸豐五年（一八五五）四月辛丑湖南巡撫駱秉章的奏報捕獲朱九濤摺，這篇史料是朱九濤案的結局。

咸豐元年九月初三日湖廣總督程喬采摺，原摺現存故宮文獻館中。其略道：

臣疊奉諭旨查辦湖南會匪，遵即嚴飭各屬趕緊密拿。嗣聞衡州地方齊匪最多，札行該府縣認真查訪。旋據衡州府知府陶恩培密稟，業經衡陽清泉兩縣訪獲會匪謝發祥夏紹銀熊仁和三名。究出頭目左家發。……並在蕭二家起獲各色大小旗幟二百六十餘面，黃布紅布褂五條，鑲邊各色號衣六十四件，並水田令籤陣圖書信偽照各物。訊據供稱均係左家發交伊收藏。據左家發供認從廣東人李丹入會。李丹又名雲懷人呼爲丹先生。……以廣東老萬山（即狗頭山）之朱九濤爲會首。又有張添佐亦係同會匪徒，改名赤松子，藉賣藥爲名，在湖北湖南各處暗行勾結。朱九濤自稱太平王，李丹稱平地王，張添佐稱徐光王。該犯亦係頭目，所有旗幟各物，均由朱九濤發來，囑其各處糾人，令旗尾印寫「老萬山」三字。……相應請旨飭下廣東撫臣確查老萬山，是否即狗頭山，坐落何處，速拿大頭目朱九濤……（註四）。

這篇奏章，乃是程喬采據所屬府縣地方從捕獲的頭目左家發的口供及從起獲的文件得來的報告。這是

一篇具有「人證」與「物證」的史料。其史料的真確性是不待說的。當時洪秀全已攻下永安州，建立太平天國，清廷得奏，乃下諭軍機大臣等諭欽差大臣大學士奏會同阿廣西巡撫鄭鴻鶴道：

程喬采遵查湖南會匪見獲多名，究出頭目等語，據稱衡陽清泉兩縣訪獲匪徒謝發祥夏紹銀熊仁和三名，究獲頭目左家發並獲蕭二等犯，起獲旗幟及木印令籤陣圖書信偽照各物。據左家發供聽從廣東人李丹入會。見接李丹自廣西來信屬令糾人，派伊爲衡州總管等情。李丹係由廣西致信左家發，是該匪見在西省，已有端倪。此時竄匿何處，夥黨若干，如何勾通衡州齊匪，而應嚴查勦捕，盡絕根株。又據左家發供聽從李丹入會，以廣東老萬山（即狗頭山）之朱九濤爲會首。朱九濤自稱太平王，李丹稱平地王，張添佐稱徐光王，令旗用印寫有「老萬山」三字等語。前據賽尙阿奏獲犯供詞有太平王坐轎進永安州城之說，是否即係朱九濤？抑係章政？並洪秀全是否即係狗頭山朱九濤之匪黨？俱著確查具奏。……程喬采奏片著鈔給閱看，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註五）。

同並下諭湖廣總督程喬采湖北巡撫龔祿兩廣總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道：

程喬采馳奏訪獲會匪訊究各情等語，……該犯等行蹤詭祕，游奕於楚粵之交，若不協力訪拿，勢必滋蔓愈甚。著徐廣縉葉名琛查明老萬山坐落何處，是否即係狗頭山？該匪等係何會名？夥黨若干？分隸何處？務即嚴密訪查，派委員弁將頭目朱九濤及匪黨全行弋獲，並擄其巢穴，毋得稍留餘孽。其在湖北湖南勾結各匪，著程喬采等就見獲各犯研其黨與，詰其住址，密飭兩省州縣，不動聲色，一體訪拿，毋令一名漏網，原片著鈔給徐廣縉葉名琛龔祿閱看，將此由五百